

我國道統的薪傳

馬起華

悼念 蔣總統的逝世

總統 蔣公崩殂，巨星隕沉，萬民同悲。他所遺留給我們的，無論是言行事功，都是最寶貴的文化遺產，尤令人悼慟不能自己。他的思想、觀念和言論，包羅萬象，均有文字記載，賢者識其大者，不賢者識其小者。筆者不賢，謹願略盡識其小者之責。

蔣總統是 國父最忠實的信徒，也是中國道統的傳人。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思想。道統便是儒家脈絡傳承的中心觀念。國父和總統都是宏揚儒家思想和傳承此項道統的偉人。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，值得重視的事實。

道統一詞，始見於宋代李元綱所作的聖門事業圖。其第一圖叫做「道統相傳圖」。朱晦翁有言：「嘗謂聖賢道統之傳，散在方冊；聖經之旨不明，而道統之傳始晦」（宋史朱熹傳）。此所謂道統乃是傳道的統緒；聖經大致是指四書五經。四書五經所記載的都是儒家學說的精華，也是道統的綱要。

李元綱的道統相傳順序是這樣的：

伏羲—神農—黃帝—堯—舜—禹—湯—文—武—周公—孔子—顏子—曾子—子思—孟子—周子—程子、張載—朱熹。

據推斷，上面這個順序的由來是：「周程而後，其書廣博，學者未能貫通。乃原義農舜所以繼天立極，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，周程張諸氏所以發明紹緒者，作傳道圖，而以書目條列於後（元史趙復傳）。

但朱子的看法不盡相同。可能是因為伏羲神農，缺少記載和資料，其事不可考，而堯舜則為儒家所嚮往崇拜的古代大聖，所以朱子便從堯舜說起。以為「自是（指堯舜）以來，聖聖相傳。若成湯文武之為君，皋陶傅周召之為臣，既皆此而接夫道統之傳」（中庸章句）。

韓愈討論道統相傳的順序，亦從堯舜開始：「堯以是傳之舜，舜以是傳之禹，禹以是傳之湯，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，文武周公傳之孔子，孔

子傳之孟軻，軻之死，不得其傳焉」（「原道」）。

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，都是國君，周公亦曾攝政，擔負實際政治責任；這些人都是以事功彰顯，以施政行其道，以立身行事傳其道統。孔孟均為學者，言論多而事功少，以立言立德傳道統。所以韓愈說：「由周公而上，上而為君，故其事行；由周公而下，下而為臣，故其說長」（「原道」）。孔孟而後，道統中絕。昌黎雖「文起八代之衰」，但在義理方面，少所闡述，談不上「道濟天下之溺」，不足以傳道統。宋儒流派既多，理論紛歧，道學不能以繼述作，理學不足以開局面；而且四書朱注成為後來掄才取士的教本，桎梏了學者的思想，有礙於道統的發展。所以從孔孟至清末兩千多年間，成為我國道統的暗淡時期。

直到 國父，才傳承了孔孟的道統。民國十年，國父在桂林，共產黨第三國際有個代表馬

林(瑞典人)曾經問過他：「先生的革命思想基礎是甚麼？」國父回答說：「中國有一個道統，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，相繼不絕；我的思想基礎，就是這個道統；我的革命就是繼承這個正統思想，來發揚光大」(參見「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行程序」)。

這一個故事和這一段話，總統曾經多次加以引述，可見他對於道統的重視。

民國二十年在「中國教育的思想問題」所說的道統與立國精神、正統思想及正統精神，並用而同義。

二十三年的「大學之道」中說：「大學之道，乃是我中國最基本的政治哲學；是孔子繼承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的道統的真諦。也就是我們總理思想學術的本源。」接着說明大學之道是「治國平天下的政治哲學」。

二十四年在「總理遺教概要」中說：「總理思想的淵源，實在是繼承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以來的正統思想。」

四十二年「整理文化遺產與改進民族習性」中說明 總理所繼承的道統，其思想脈絡都彌綸(按即彌縫補合、經綸牽引)在五經四書裡面。

五十二年「對孔孟學會頌詞」中指出 國父三民主義的思想，即是以孔孟學說為其本源。

由此可知，國父思想係直接繼承我國兩千多年來的道統。於是我國道統傳承的順序是：

堯—舜—禹—湯—文—武—周公—孔子—國父。

至於傳承方式，在各階段，都不盡相同。堯、舜、禹三人，有帝位遞嬗關係，而且時間距離不長，對於道統，可說是見而知之；而其所傳者當為仁政及治平之道。湯和禹相距四百多年，對於大禹治國的道理，只能聞而知之。文王和成湯相距六百多年，對於成湯的仁政，也只是聽說；而文王的澤及枯骨和成湯的網開三面，可以先後比美。文王和武王為父子，武王和周公為兄弟，無論政道和治道，都可直接傳承。孔子距周公約六百多年，只能從周公所遺留下的典章制度，傳習其道。但孔子所學的不限於一人，而是集大成所以他「祖述堯舜，憲章(守其法制也)文武」之外，還要夢見周公。國父距孔子約二千四百多年，便只能從儒家所記錄、整理而留傳下來的四書五經裡面去尋求道統，並予以遙接了。國父對於先秦諸子中引述最多的書，就是儒家的經典。例如大學的三綱八目，和禮運大同篇，都是他所重視的。

總統追隨 國父革命，親聆 國父教言，在國父逝世後，復加以長時間的體會研究，對於國父所傳承的道統，瞭解甚深，並能繼志述事，有所傳習。他可以說是得 國父道統的薪傳。於是中國道統傳承的順序便是：

堯—舜—禹—湯—文—武—周公—孔子—國父—總統。

總統所傳承道統，可從兩方面來看：

(一)以三民主義代表道統：總統認為「三民主義文化是承接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的正統心傳」(「五十五年對暑期集訓第二期學生致訓」)。又說：「國父發明三民主義，以繼承我中華民族之道統為己任，乃使我五千年民族文化歷久而彌新，蓋我中華文化之精華，盡攝(取也)於此也」(「中山樓落成紀念文」)。他解釋 國父答馬林之問的意義說：「實則 國父當時的意思就是說：三民主義是我國固有的『天下為公』的倫理思想與政治思想做基礎的」(「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行程序」)。又曰：「三民主義所以闡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之正傳，而又為我中華民族不偏不易、中正位育、繼續繩繩之道統」(「國父百年誕辰紀念文」)。再則曰：「三民主義即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所留傳的大道，亦就是中國政治倫理哲學的基礎，就是要以中國固有的精神來革命，來治國家，來平天下。這樣，國家一定可以治平，革命一定可以成功」(「進德修業與革命之途徑」)。

與三民主義最有關聯的道統是固有道德和大同理想。前者是恢復民族主義的一種方法，後者是三民主義的究極目標。前者，國父在民族主義中提出八德；總統除分別闡釋八德義蘊外，並加上禮義廉恥。以為三民主義的基本的精神是「忠孝仁愛信義和平」八德，而實行八德的途徑，就是要實踐「禮義廉恥」四維(「革命軍人

的哲學提要」。四維八德也是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所倡導、實行的道德規範及行為模式。

大同是儒家的政治憧憬和三民主義的究極目的。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都是朝向大同世界努力的人物，而三民主義則為進入大同世界必由的途徑。民族主義可達到「謙信修睦」；民權主義可達到「選賢與能」；民生主義可達到「老有所終，壯有所用，幼有所長，矜（同鰥，老而無妻也）、寡（老而無夫也）、孤（幼而無父也）、獨（老而無子也）、廢（殘障）、疾（病患）者皆有所養」。國父墨寶中，有禮運大同篇，是他親書古人的話最長的（共一〇七字），可見他是如何的重視此種崇高的政治遠景了。

總統在「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」中，認為「禮運篇所謂大同，就是 總理一生革命的最高理想。」並對於大同社會及小康社會，作了詳細的詮釋，然後說：「我們從大同與小康兩階段社會來比較研究，即可知民生主義的經濟建設乃是從小康進入大同的階梯。我們革命建國的事業要踏着這一階梯向前進步，就可以到達自由安全社會即大同世界。」

（一）對於微言奧義的闡發：我國道統中有些微言奧義，因無人善加解析，以致隱晦不彰。總統對這方面精到明晰的闡揚，是極有貢獻的。例如對於「危微精一中」的解釋，便十分允洽。以為「中庸」中「率性之謂道」的「道」字，就是闡明「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（信也）執厥中」。堯以傳之舜，舜以傳之禹的中國歷

聖一貫相傳之道。此四語實在就是中國道統所傳授的心法中之要訣，可名之為「道統四語訣」（「中庸要旨」）。「這四句話，更簡單的說，就是「危微精一中」，而治國平天下的政治與軍事哲理，也就只在這五個字裏頭。」「危」字的意思，就是要你去乾乾惕惕，操危慮患，「微」字的意思，乃是講道心幾微，如果不能知微知彰，就會違道愈遠。以人心之「危」，求道之心之「微」，即非「惟精惟一」，不能執「中」。執中即擇善而固執。引伸地說，「危微精一」就是指的心最容易以私慾自蔽，見利忘義，背天逆理，陷於危殆的境地。必須要以臨深履薄、閉邪存誠、勿忘、勿助、時時體察着的戒慎恐懼的知危之心，來克服他。道心是難見而易昧的，所以要以「微」求之。我們要能知「危」求「微」，必須從專「精」專「一」的上面去下工夫，然後才能允執厥中，恰到好处。他並認為大學上「定、靜、安、慮、得」的工夫，就是進於「危微精一中」的門徑（「孫子兵法與古代作戰原則以及今日戰爭藝術化的意義之闡明」）。經過這樣的解釋，便很清楚了。

其他如對於致良知、中和位育及明德至善的解釋，都是發前賢所未發，言古哲所未言。

由上可知，總統不但傳承了中國的道統，而且把它發揚光大了。並且由於一生致力於革命事業，躬行實踐，使他對於道統，不僅是在理論

上坐而言，而且是在實際上起而行。

末了謹轉 蔣公如左：

得中華道統之薪傳，大名垂宇宙，生民以來未會有；

揚立國主義之光輝，勳業著瀛寰，總理而後第一人。

大都市小問題

林和仁 著

人人文庫 特三四八號

定價：三〇元

本書以客觀的態度，觀察現在都市產生的病態，並發掘未來可能發生的問題，就其前因後果，個別分析檢討並提出可行之建議，以解決現在都市病態，防患未來為前提，而達謀求都市健全發展，促進市民獲得良好之生活環境為目的。

臺灣商務印書館